

天地之心与文以载道

张质生《读书日记》的精神坚守

丁世保

张质生(1878—1958)名建,号梅林居士,晚号退叟,书斋名“退思堂”,临夏市人,清末廪生,少孤家贫,设帐授书。后游幕四川,于役衣食。辛亥革命后,佐马福祥军幕14年。旋任北洋政府临时参议院参政。于1926年厌军阀混战,辞官归里,除关心地方教育、人民疾苦外,不问政事,闭门读书写作,闲居23年。1949年同临夏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,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永靖县、临夏市、临夏州及甘肃省一、二、三届人民代表,甘肃省政协委员,省土改委员会委员等。历任临夏州工委副主任、甘肃省委委员、临夏专署副专员、临夏回族自治州副州长。著有《退思堂诗集》42卷、《退思堂文稿》16卷等。

张质生撰写于早年(1900年前后)的《读书日记》,以笔为刀剖开明清之际的学风积弊,以心为秤称量着士人的精神重量。在“天地人”三才相生的古老哲思里,他撕开了“以文辞炫世”的浮华面纱,让“德行先于文学”的圣贤遗训在字里行间灼灼其华。

文中对“人赞天地之化育”的阐释,堪称对士人使命的深刻叩问。当世人以“天地有赖之身”行“天地不容之事”,当“为天地立心”者反遭非笑诋诮,作者笔下的“人道将息”之叹,既是对世风衰颓的痛惜,更是对“配天地”之人格的呼唤。这种对“自重”的坚守,恰是儒家“修身”传统的鲜活注脚——人唯有先立其心,方能承载天地之寄托。

对“圣贤学问”的辨析,更显其洞见。在科举制盛行的时代,张质生直指“但以文辞而已者”的浅薄,提出“先德行而后文学 先器识而后文艺”的论断,这与项水心“制艺当作身心性命”的主张遥相呼应。他戳破了“博取科第如贾人求利”的功利心态,揭示出“言如是,行亦宜如是”的文道本质。当“能文艺者千百而一二”,这种“言行相悖”的警惕,恰似一面镜子,照见了文字与人格的割裂之痛。

尤为动人的是对“学贵实 心贵虚”的体悟。以钟之虚故洪亮,竹之虚故清高作比,既见生活智慧,更合治学真谛。那些“读数卷书浪矜淹博”者,终落得“一事无成 百年空过”,反衬出“志伊尹之所志 学颜子之所学”的精神高度。“读经向身心体贴 读史向境地体贴”的读书法,更是将书本知识转化为生命体验的智慧,让“圣贤言语”与“古人行事”真正成为滋养心性的养分。

百年后的今天重读此文,字里行间的忧虑与坚守依然振聋发聩。当文字沦为流量的注脚,当学问成为功利的工具,张质生所呼唤的“配天地之想”与“身心性命之学”,恰是我们重拾人文精神的重要镜鉴。毕竟,真正的文章,从来都是人格的回响;真正的学问,终究是为了成为一个“配得上天地”的人。

河州采风与《河山图》

焦玉洁

随后的几天活动中,不论是耳子山梁、炳灵丹霞,还是黄河三湾,我们一行尽情在山水中漫步写生。活动结束后,金耀伟先生代表大家说:“想不到临夏有如此奇特美丽的风景,想不到此次采风活动有如此多的收获。只有身入这奇妙的大自然,行走在山间水畔,才能亲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,寻找到绘画的本源。”在这一刻,我隐约感觉到,金耀伟先生满是山水情怀,回去后,将有成功的大作问世。果然,我最早见到了受人高度赞扬的《河山图》。

对此,金耀伟先生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:河州采风之行,让自己真真切切感受到河州诸山诸水之美、之壮、之韵,也让自己以往的山水画创作理念有了新的思维变化。同时,通过观察了解,亲身感受,深切感到在如何创作,如何展现,即构图、笔墨变化、虚实浓淡、几度空间及设色的变化中,应突破以往陈旧观念。要真实,要能感动人,不可花里胡哨。尤其是在作品创作之先,须端正态度,平和心态,笔正心静地去抒写,其过程要与真山真水融为一体。在欢畅快乐、感动苦恼,幸福交织下创作出一幅心中的河山图。

康乐、和政均属临夏州二阴山区,雨水广,植被好。其夜大雨滂沱,拂晓时分,雨势稍减,我们一行踏上去和政之路。因为采风写生创作,我们选择去松鸣岩,一会时间,便在此地驻点学生陪同下进入松鸣岩景区,这里山高风劲,冷气袭人。但一行人见到奇峰壁立、苍岩突兀,怪松依壁、涧水奔流,便浑然忘却衣单身寒,道路悠长,只是快步急进,不愿退却。恰在此时,山雨骤降、白雾腾涌,奇奇幻幻、宛如仙境。金耀伟先生率先入观景亭,伏案运笔,便自语道:“这山,这松,这雨,这瀑布……”同时给同行画家指说道:“从这个角度,避开那一峰,要善于用山间长云,用山涧浓雾,用怪松点缀……”边讨论边运笔,欢愉之色溢于言表。

下午两点,金耀伟先生一行意犹未尽,随陪同书友反复催促,才退出景区,开始用餐。我们虽在饭桌上或休息厅,但仿佛魂魄留在了山水间。不管面对同行,还是当地朋友,大家的话题仍然是那山,那水,那松,那云雾,那瀑布……画家们围在金耀伟先生身边,从各自的感受、各自的理解与他探讨构图,探讨皴法,探讨虚实,容不得别的话题。

笔墨映山河:何进国的书法艺术

茉棚

在临夏,青年书法家何进国与时代同频共振,用自己对书法的艺术表达着精神维度与美学突破,他用一撇一捺书写临夏故事,用浓墨重彩勾勒文化临夏的生动画卷,让书法艺术成为传递时代精神、凝聚民族合力的生动载体。

何进国受父亲影响,从小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,在家庭书香氛围的熏陶下,踏上了书法之路。他主攻欧体楷书、行书,其书法作品入展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(楷书、行书),成为临夏州首位以书法创作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,填补了我州书法入选国展的空白。他还入展第四届“文质兼美”优秀基层书法家创作活动作品成果展等全国大展100余次,获甘肃省第七届“张芝奖”书法大展一等奖等30余次。

他的作品入编《当代书画名家珍品博览》《甘肃当代书画艺术典库》等作品集,个人事迹及艺术成就被甘肃卫视《好人在身边》《书法》《中国书法》等媒体专题报道。他还曾获“翰墨扶贫优秀志愿者”“爱心艺术家”等多项荣誉称号,彰显他以艺载道、以德立身的追求。

这片兼具黄河文明厚重底蕴与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质的土地上,何进国以其四十余年的笔墨深耕,构建起一座连接传统文脉与当代精神的艺术桥梁。他的书法不仅是线条与结构的精妙组合,更是西北地域气质、人文哲思与时代精神的凝练表达,在当代书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貌。

何进国的书法在传统筑基中的创造性转化,启蒙始于唐楷,颜真卿《多宝塔碑》的雄浑开张与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的骨力劲健,为其奠定了“重骨力 尚气势”的笔法根基。其楷书行书《临夏三关赋》书写于临夏县旅游大通道墙面,结体宽博如高原坦荡,横画藏锋似隐石于山,竖画垂露若悬泉落谷,将唐楷的严谨法度与西北人的质朴厚重完美相融。行草《黄河九曲诗卷》中,“浪淘风簸自天涯”七字笔锋游走,似黄河浊浪翻涌,提按顿挫间暗藏激流之声,将晋人“尚韵”与黄土高原“尚力”融为一体,形成“以韵养力 以力载韵”的独特笔法体系。临夏东郊公园的碑刻作品《劳模工匠林》更显巧思,方笔如刀削岩壁,圆笔似流泉绕石,融入临夏砖雕的浮雕感,让静态线条生出立体张力,尽显地域文化的深厚底蕴。作品《临夏赋》,既保留了唐楷“铁画银钩”的法度严谨,又融入了西北人特有的质朴——这种对传统的理解,绝非简单的临摹复制,而是以“透过刀锋看笔锋”的敏锐,捕捉到书法艺术中“法”与“意”的辩证关系,让汉字在保持书写性的同时,成为各民族文化对话的纽带,彰显“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”的包容情怀。行草创作中,他对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研习更见独到,《兰亭》的飘逸灵动在他笔下转化为“笔断意连”的苍茫感。

他对魏碑的吸收与重构很显眼,立于美食街桥头湾牌坊的砖雕楹联匾额书法中,字形大小错落如群峰竞秀,既见《张猛龙碑》的雄强宕逸,又融入临夏砖雕艺术的浮雕感,使静态的书法线条产生了立体的空间张力。这种融合,恰是他对传统的创造性突破——不是在古人的藩篱内亦步亦趋,而是以地域文化为媒介,让经典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。

艺术的生命力往往根植于故土的文化基因,何进国的书法自有其风骨,正是临夏地域精神的视觉呈现。临夏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过渡带,黄河穿境而过,丹霞地貌与草原牧场交相辉映,这种“刚柔相济”的自然环境,在他的笔墨中转化为鲜明的艺术特质。

其大字作品《河州雄镇》最具代表性。四字以榜书体格局呈现,“河”字三点如浪花奔涌,捺画拖笔如黄河漫滩般开阔;“州”字三竖如鼎足而立,暗合临夏作为“河湟雄镇”的历史地位;“雄”字右部“隹”笔如鹰展振翅,尽显西北的豪迈气概;“镇”字“金”旁竖钩如铁柱立地,传递出安定沉稳的力量。整幅作品墨色浓淡交替,枯笔处似高原劲风掠过,润笔处若大夏河波浪荡漾,将地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记忆浓缩于笔墨之间。

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质,更使其书法具有多元共生的包容性。在《民族团结赋》中,他将回族民间书法的装饰性、藏族唐卡的色彩感融入笔墨,“和”字右部取法回族书法的曲线美,“谐”字左旁借鉴唐卡的叠涩结构,使汉字在保持书写性的同时,呈现出多民族文化对话的张力。这种探索,打破了书法艺术的地域边界,赋予传统笔墨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。

真正的艺术家必然是时代的观察者与思考者。何进国的书法是当代语境下的精神表达,从脱贫攻坚到乡村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徐光文

郎宗权先生为陇上著名书法家。他的书法已漂洋过海,蜚声海内外,其楷书享有“中国第一楷”之美誉,特别是小楷,人称“小楷王”。书法以欧阳询为宗,深得欧体神韵。欣赏郎先生楷书作品,似观赏一位佳人,“秀色可餐”,圆润、高挑、高俊、高雅、自然,纵向取势,中心紧缩,四周舒展。宋代书法家黄鲁直曾说:“学书须胸中有道义,又广之以圣哲之学,书乃可贵。”结体俊美,用笔圆融严谨。郎先生为西北师大教授,祖籍江南,深得吴越文化滋养,其作品将人格力量与文化魅力完美结合。而我与先生结缘,是源于对书法这一国粹的爱好。

我自小喜欢文史,后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。业余时间喜欢舞文弄墨,对全国及省内一些文化名人也有所了解,并以其们结缘作为一件引以为荣的大事。

2012年7月25日,这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就在这天,我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郎先生,原来只听其名,只见其字,但从未见其人。西北师大音乐系教授陈惠玉女士为我编著的《鳌头碓》一书,请郎先生题写了书名,以示感谢,我在陈教授的引荐下见到了郎先生。随着“铛、铛、铛……”的敲门声,只见一位满头银发的阿姨拉开了房门,直觉告诉我,这可能是郎先生的夫人。此时的郎先生正在书桌前,给一位老先生专心致志地写字,看到我们,他停下了笔。我便详细地打量起这位著名的书法家:个头不高,满脸慈祥,上身穿老汉衫,下身穿短裤。我见郎先生很忙,不便打扰,就随意寒暄了几句,起身告辞,郎先生亲自把我们送出了家门。

时隔一年,《鳌头碓》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。同年7月,我拿着刚刚出版的《鳌头碓》,在陈教授的陪同下,再次来到了郎先生的家,郎先生正在写《千字文》,是用小楷写的,只见工整齐一、笔画清秀,结构匀称、大方,布置得当,墨色圆润。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先生写字,再想想自己是一个喜欢书法的年轻人,对我说:“你写什么字体?”当时我撒谎说